

前后三年

— 李世昌的故事 —

立 高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新城縣的馮家營村，有個青年叫李世昌。這人二十歲，平時話不多，遇事心裡可有個小主意。他在土地改革的時候分了地，娶了媳婦，小兩口過的挺和美。他對村里的工作樣樣積極，自從他參加了青年團，当了民兵，勁頭越發大了。

一九五一年秋後一天晚上，他攆着槍從民兵隊回來，踏過翟家的門口，想起媳婦說明天要推磨的事，就順便走進去問問翟家的磨閑不閑。進了大門，見窗簾已經落了，燈却點着，便隨口問聲“睡了么？”跨進屋去，屋裡沒有旁人，只有翟家的大兒子翟克亭，和七八個陌生的漢子，滿頭大汗，噥噥喳喳不知在說些什麼，見他進去，一下都怔住了。李世昌沒有留意這些，只是問了聲：“有客人？”便想轉身出來，翟克亭却急忙上前一步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不是什麼客人，嘿嘿，有事么？”李世昌就說了借磨的事，那翟克亭馬上堆下一臉笑來道：“有空、有空，你俚管明天來使。”李世昌也就應着走出來。

第二天早飯時候，村里流傳說，昨天晚上在大清河



上游，离馮家营几里路的地方，有一伙子人，朝区长背后打了一枪，多虧在月黑夜沒有打中。有的还說听到了槍声。开始，村幹部們还当是謠言，緊忙追查，可是結果証明，昨晚的傳言是实情；上級并且布

置下來，要提高警惕，嚴防特务破坏活动。这件事，李世昌当然也知道了，他想起昨晚借磨时候的情景，估摸了一下時間，暗自想道，“我看这事故出在翟家！”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心里总有些顧慮，暗暗道：“这可不是好玩的，誰不知道翟克亨啊！”

提起这翟克亨來，三里五鄉哪个不知道？他年青的时候，現道，綁票，無惡不作；后來跟日本鬼子当情報班長，國民黨來了，又升了連長。李世昌在心里計算着，光他知道的，这家伙就曾親手殺害过我們十二个縣

區幹部，還有兩名土地改革中的積極分子，一個用刀砍，一個用刺刀挑。他還站在十字街口，揸着兩架盒子槍，叉着腰喊：“……你們听着！爺爺是新城馮家營人，名字就叫翟克亭！”那是多么威風抖抖啊！直到華北解放，也不知他打哪兒回來，說是被解放軍俘虜釋放的。人們雖然心里恨，可是解放軍既然放了他，也就沒有人再提起他過去的罪惡。昨天發生了打黑槍的事，李世昌第一個就想到了翟克亭。回想起在那沒有解放的年月里，人們受盡了折磨，革命的人們流了多少血，洒了多少淚！他又想起自己的父母，父親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共產黨員，在這抗日鬥爭的邊緣地區，一直當公安員，母親是村婦女會主任，他們曾經在艱苦的年代中，英勇地鬥爭過！但抗日戰爭勝利了，萬沒想到會在一九四七年，他們會遭了國民黨的毒手，被槍殺在這大清河邊上！那時他才十多歲，敵人還到處追捕他，他在外鄉流浪一年多，沒有被抓住，活了下來。現在這幫人又在到處殺人放火，製造謠言，還敢打區長的黑槍，這還了得！“我是青年團員，又是民兵，決不能袖手不管！”他下了決心，要設法剷除這個禍害。他把手裏的話同可靠的人談，人們也都疑心是翟克亭，但又不能肯定。李世昌說：“我看九成九是他！就算這次不是他幹的，難道他過去的罪惡就一筆勾啦？”他們又去找團支書，團支書

听了，觉得他说得对，要他把这个情况去报告公安局。

当天，他便一个人悄悄地到了县政府。公安局佟局长热情招待他。他把自己见到的情形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又讲到翟克亨过去的罪恶行为，等他说完，佟局长道：“这都是确实的？”李世昌道：“局长，有一句假话你处分我！”佟局长握住他的手道：“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！在我们眼皮底下，决不能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存在；就憑你刚才说的这些罪恶，也早该把他逮捕法办了。这说明我们过去工作中有许多缺点。”又握着他的手不住地向他道谢。李世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眼里含着一泡泪水道：“佟局长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要是真把这个杀人犯逮起来，老百姓真要好好谢谢政府哩。”佟局长又和他讲了讲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生活和对国家建设的危害。李世昌听了，心里更加亮堂起来；是啊，这关系到国家的建设哩！他说：“佟局长，那我们立时就把他逮起来！”佟局长道：“别慌，……”接着就一一告诉他该怎么办，李世昌一口应承了。

李世昌回到家来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决心按佟局长的指示去做，连自己的媳妇也没吐露一个字。他想，这真像是盖房子，你一块瓦一把泥往上垒，人家却给你挖牆基；等你盖好了，人家又给你点上把火！……可是他想着想着，又有一股冷气冲上心来；万一政府不把他逮

起來，或者逮起來又寬大了，將來可怎么办呢？这家伙会双手使槍……他心里不禁又有点發愁。可是当他又想到修局長的話，和自己向局長許下的諾言，臉有点發熱。“黨教育咱為人民服務，不怕任何困難危險，這點事就害怕，還算什么青年團員！”他猛地站起來，拍拍屁股，一下子从炕上跳了下來，他媳婦剛走進屋，給他吓了一跳。“哟！你这是跟誰生悶氣？”李世昌笑着擺擺手，道：“沒生什麼氣。我到馬庄有點事，一會兒就回來。”他說着撿起鴨舌帽，扣在頭上，也不回答她的問話，便匆匆地走了。

他跑步走去，不一會便來到馬庄。先找了劉月家，后找了馬樹道家。前面說的翟克亨親手殺死的二個土地改革中積極分子，就是這兩家的。他向他們說明了來意，那姑娘媳婦的，便唸唸地落下眼淚來，担心道：“要是打不倒老虎，可要傷人呀！”李世昌自己本來也有些顧慮，可是這時候他还是安慰他們說：“放心，不是那舊社會了。”李世昌帶了他們寫的狀紙，又跑到旁的村庄。那些被強姦過的家屬，心里恨，但是又怕張錫，不肯再提，李世昌便請村政府寫了翟克亨過去的罪行。他整整跑了一天，直到半夜才回來。這以后，他又跑了幾個地方，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，便悄悄請村中一個識字的老漢，寫了一個控訴書，帶到公安局去。修局長看

了材料，經過研究，決定逮捕翟克亭。李世昌多少天的奔跑，終於把事情辦好了，心裡說不出有多么痛快。回家以後，悄悄地告訴了媳婦。他媳婦假裝生氣道：“丟下活不管，管這些閑事！”李世昌道：“這怎麼是閑事？這關係着大伙今後的的生活呀！我是青年團員，又是民兵，是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！”媳婦噘着嘴道：“那有什麼可瞞人的？”他笑道：“怕你泄露了機密呀！”

李世昌心頭的石頭落了地，這一夜睡的又香又甜。可是睡着睡着，突然之間，他被街上咕咕咚咚的腳步聲，噢噢的叫嚷聲吵醒了；那勁頭就像是往年間“跑反”。他睜眼一看，天已經亮了，急忙披上衣服，搶出大門，向跑過來的一個人問：“這是吵叫什麼？”那人道：“聽說有人跳河了！”說着跑步向河沿跑去。李世昌吃了一驚，如今家家日子好起來，怎麼還有這樣糊塗的人！李世昌從小受苦，爹娘被害之後，自己全仗鄉親們幫補，因此每當別人有個一災二難，他寧願自己餓着肚子，也要幫補別人。他平素水性也好，怎麼能見死不救？於是他也隨了人流，搶先往河沿飛跑。

大清河的水一片碧綠，浩浩盪盪，映着太陽，閃着金光。……李世昌跑着，想起自己的爹娘也是在河邊被害後，被大水沖走的，他望着閃着光的大清河，眼睛裡涌出了一層淚水。但是等他跑到河邊，却看到另外

一番情景。許多人三三兩兩，把雙手掖在胳膊窩下，閑悠悠向河里眺望。李世昌几步跑過來，這時候，他已經脫下了上衣，一看這情景，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問道：“聽說有人跳河，是謠言吧？”有一個人眯着眼，回頭四面瞅了瞅道：“是……翟克亭到老閻王爺那兒結賬去了。嘿嘿，陽間沒人管，老閻王爺的法制嚴呀。”李世昌一下呆住了。他糊里糊塗向那邊的人羣走去，老遠地就聽到了哇哇的哭叫聲。走到人羣附近，踮起腳尖從人們的肩膀上向里一望，只見翟克亭一家大小，圍着一只破鞋，和撒了一地的茶面，鼻涕眼淚的，怪聲怪調在大哭。一面哭一面說，昨晚翟克亭和家里吵了架，一時想不開尋了短見……。這時候，他們的近鄰親友正撐着船，在河里打撈，鬧騰了多半天，也沒有撈到尸首。第二天，翟克亭全家披麻戴孝，糊了一個紙靈牌，把一口棺材埋到老坟去了。……

這真是：一人死，百人樂。人們好像看了什麼玩藝兒，交頭接耳地紛紛議論。有的說他早就該死，罪也作夠了；有的說這麼死太便宜了他；有的却說，哪里是跟家里吵了嘴呵，也許是打了區長的黑槍，心虛駭怕了？有的說這家伙賊胆包天，又沒有抓住他的把柄，他就能跳河？不過不論怎麼說，大家都覺得是剷了一塊致命的毒瘡，除去了一個禍害，連他的親友們也覺得高興。

可是李世昌，听在心里，看在眼里，脑袋里却打了个问号：“哪有这么巧！”他悄悄问他媳妇，他媳妇也猜不定，只劝他不要再管这些事。他又去问写控诉书的老汉，老汉也是劝他不要再出头，他气得眼睛都红了。老汉亲切地拉住他：“世昌，我可是为你，你没听说，人家霍克亨拉了一大伙人呀！”李世昌道：“千人万马我也不怕！我不能打退堂鼓！”一甩手走了。老汉暗暗歎了口气。他最后找了团支書。团支書本來也半信半疑，听他一說，实在佩服他的心細，好好的鼓励了他一番，要他直接和公安局联系。

这一天一清早，他就动身到公安局去。这是旧曆十一月天，刺骨的北風卷着黃沙，向他臉上扑來，他眼睛也睜不开。不一会，又下起鵝毛大雪，那雪花飛着，卷着，在他衣服上融化了，又結成冰。他为了抗住那暴風大雪和黃沙，低着头猛走，一下子走錯了路。眼前橫着一條小河，河里已結了薄冰。返回去，太远，趟过去，太冷。迟疑了一会，他还是脫掉了鞋袜，挽起褲腿，一陣小跑到了对岸。他直覺着心都涼透了。低头一看，腿上一道一道的紅水。他解下圍在脖子上的毛巾，連水帶血抹掉。腿脚冻木了，他喘着气不停脚地跑，等他到了公安局，襖里子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“听说霍克亨畏罪自殺了。哈哈，小李，这是你的



功劳。”佟局长一见他，高兴地说。李世昌擦着汗，喘着道：“局长，事情哪会那么巧！这是演的一出戏，要花枪哩！”他向佟局长一一道出他几天来的心里话：第一，说是吵架，为什么东邻西舍谁也没听见？第二，翟克亭那号人，平素跳着脚骂他爹，还用榔头打他娘哩！为了吵两句嘴他会跳河？明明是因为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故意弄这一套给人看。第三，要真是昨天晚上跳了河，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哭闹着打捞呢？……佟局长很敬佩这个小伙子的机警。但是仍用试探的口气问：“你看是怎样呢？”李世昌脱口说出他的结论：“跑啦！——要赶快想法子追捕！局长，放虎归山可要伤人！……局长，我并不是担心我个人，我什么也不在乎，我是青年团员！可是人家对咱们的仇是越来越大，也许，我想的……比如过去那困难的几年，翟克亭他们哦喊明叫

地追赶咱的人，殺咱的人，連不会說話的娃娃也叫用刺刀挑了……”他嗓子里像塞了个什么东西，眼圈也紅了起來。但是他觉得有些难为情，急忙抬起頭來，笑着道：“局長，那样的年头是不会有，可是留着总是禍根啊！……”佟局長站起來一拍他的肩膀道：“小李！你說得对！”他握住了李世昌的双手——那双手冻得又紅又腫，粗糙的手背上，裂开了新流着血的口子。佟局長还不了解他的身世，但是他深深地感觉到：这是新的一代人！社会主义要靠这些人來建成！他就对李世昌說：“反革命分子跑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脫人民的法網——因为我們有成千上万像你这样的人！可是小李，为什么会叫翟克亨跑了呢？”佟局長笑迷迷地望着他，他低下了头，小声道：“我鬧得不机密，走露了風声。”佟局長抱住他的肩膀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不过小李，这不能都怨你，讓我們來好好談一談。”佟局長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并和他談了許多工作經驗，告訴他如何依靠羣众，还要如何保守秘密，他都一一記下，最后，佟局長又把任务交給了他。

从此，李世昌学得更精明了。他通过可靠的人，巧妙地打听出翟克亨所有的親戚。可是跑遍了翟克亨四近的親戚，还是沒找到半点头緒。他想：一定是躲在天津他姐姐家。要到天津可不簡單。他沒進过大城市，

再說他剛剛翻身，家底很薄又沒有錢。为了这事他愁得沒法。后来他从老王家借了路費，抱着很大希望到了天津。在天津一住四五天，还是沒有結果，只好回來了。但是他并不灰心。以后，他發現石家庄翟克亭妹夫的來信，便立时报告了公安局。他設法弄了翟克亭的一張照片交給公安局。公安局就派人到了石家庄。結果还是找不到翟克亭的下落。

一天又一天，李世昌他們虽然处处注意，日日留心，但是仍沒有半点眉目。他也怀疑了：是不是翟克亭真的死了呢？不！一定是远走高飛了！因此他只好把这樁心事，暂时放在一边。

冬去夏來，轉眼到了一九五四年。这几年水旱多災，政府領導羣众，兴修水壩，發展生產互助，渡过了重重困难，生活还是有了提高。这年又成立了農業社，李世昌首先报名参加，一心一意要走社会主义的路。他爱社，他爱未來的生活。我們也要像苏联的集体農庄一样，在这廣大肥沃的平原上，用机器耕地；我們要有圖書館，俱乐部……这一切要靠党的領導，靠我們的双手！李世昌是在怎样的工作呵，他不但是一个農業生產的好手，而且学会了榨油。他为了幸福的社会主义早日到來，勤勤恳恳的劳动着。可是，反革命分子却不讓我們安生。这几年来，他听到反革命分子造謠，破坏

活动的許多事实，他心里又气又恨：这不是在挖我們的牆基嗎！翟克亭的影子，又回到他心上來。在旧曆臘月二十四那天，他們正在榨油，不知誰提起反革命破坏農業社的事，他心里就像点起一把火，不由自主自言自語道：“这些反革命分子，也不知都藏在什么地方去啦！”一个叫王永的隨口道：“藏，往哪兒藏？还不是躲在家里，我看藏在家里最保險！”這句話像一道電光，把李世昌的眼光照亮了。这个叫王永的和翟家很親近，他說話無心，李世昌听了却很有用。自己真是，怎么沒想到这一層。他立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公安局。从那一天起，他每次路过翟家的門口，都留着三分心。他細心查，暗地訪，但是却沒有發現一点痕迹。他想呵想的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：是假是真，年三十晚上再見。

这一年收成好，家家都預备好了过年的东西。三十晚上，灯火齐亮，鞭炮齐鳴，大人孩子們都尽情地欢乐。……李世昌悄悄地从家里出來，向組織报告了他的計劃，得到了批准，便悄悄地向翟克亭家走來。他想过多次，翟克亭要是在家里，一定是挖了地洞，要不怎么就沒有人碰上过？年三十晚上，家里沒有外人，他一定会出來和家里人团聚。翟家的牆头不过一人來高，翻过去就是那个磨房。他慢慢地走近牆头，心里咚咚地跳起來。他知道翟克亭有槍，万一被他發覺，單人独

馬一定要遭他的毒手。他遲疑了一下，想：“……那就拚個他死我活！要是胆小怎么能套得住狼！”他向四面看了一眼，便輕輕翻過牆頭，悄悄地走進了磨房。他藏在磨盤下，磨房里一股騷臭味。北屋里點着燈，有人說話，他支起耳朵聽，聽不清是誰的聲音。屋里有人出來，他就鑽到磨盤下面去看；人走了，他又爬出來掩在門口。他望着，听着，心里真是着急。北風呼呼地吹着，他裹緊身上的棉衣，咬緊抖動的牙齒。街上，孩子們追着，跑着，青年男女們笑着，唱着，正在高高兴兴地過除夕。但是他覺着自己在做着一件不尋常的工作。……他幾次想到窗前去，還是壓住了自己的急躁。突然，北屋里的燈滅了！四周一片漆黑。怎麼辦？在這裡守到五更嗎？年三十在外面過，媳婦不會瞎猜？……不，守到五更！他用力克制着自己的睏睡。風更緊了，他的手脚都凍木了，好像渾身光着一樣。但是他不敢躁腳，也不能走動。不過他的心還是火熱的，他想到抓住翟克亭，能為人民除害，就忘記了冰冷和騷臭。

好容易呵，四鄰的鞭炮響了！人們就要吃五更餃子了。翟家的人有了動靜，燈亮了。風箱響起來。鍋勺磕碰着。上過供了。一家大小聚到屋里吃起喜餃。李世昌悄悄地脫下棉鞋，蹣起脚跟邁出磨房門，輕輕地走到窗前，順着玻璃孔向里一望，一家大小圍着小炕

桌，热气腾腾正吃得香。但是没有看到翟克亭。他心跳，把眼睛揉了一下又向屋里仔细地看，确实没有翟克亭。他的心冷了，全身都发起抖来，几步抢到牆头旁，翻过牆去。

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。李世昌没有丧气，也没有死心。越是波折多，越显示出他那倔强的性格。他暗暗道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是黑是白总要弄个水落石出！”

正月十八，他又到翟家。他抱住牆头，刚刚露出脑袋，却见一个人从磨房走出来，离他不过几步远，明亮的月光下，可看得清是翟克亭！翟克亭也许是听到了动静，转过头来，李世昌急忙从牆头滑下来。他想也许翟克亭会放枪，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

李世昌心里又是紧张，又是高兴。可是翟克亭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需要弄清楚的。他重新爬上牆头，院子里已经空空地连个人影也不见了。这一带是沙土地，他要去看看脚印。他悄悄地翻过牆头，见牆根铺了一层新的细沙土。再往前走，发现插着一溜不高的葦杆，细细一瞧，葦杆上拉了白线。他迈了过去，顺着从磨房出来的脚印看去，是上了东屋，东屋外边铺了一层一踩上去就发响的爐渣灰。这还有疑问吗？

李世昌返转身来，连夜就奔縣上报告了公安局。公安局决定天亮就来逮捕这个反革命罪犯。

第二天清早，公安局來人，要翟克亨的家屬交出罪犯，全家都異口同聲說：“人早死了。”不交出來，就殺！李世昌帶領民兵緊緊守住了東屋的門，不住向屋裏喚



叫。可是沒有人出來。一直磨到下午，太陽快落了，這時候刮起了很大的黃風。李世昌想，天一黑就糟啦！翟克亨要是使着那架閘機盒子，我們这么几枝步槍恐怕不頂事。他同公安局幹部一談，跑步到鄰村，又去叫來一隊民兵，房上房下都布置好。為了進出方便，他把東屋的門窗都摘卸下來，便提起一把板鋤，搓着手道：“同志們！大家准备好，我進去找他！”他抖抖精神走進屋去，屋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。也找不到洞口。他揮起鋤頭把炕掀了。炕里的土坯熏得很黑，既沒有洞，也沒有人。李世昌急得出了一頭汗。可是當他揮起鋤頭，用

力一撲“炕框”，“炕框”嘩啦一倒，却露出了嶄新的木板。他一連掀出了九塊，剛一扳動第十塊，一只手伸了出來。李世昌放下鐮頭，雙手用全力抓住了它，他禁不住高聲喊道：“同志們！來呀！抓到了！”

當翟克亭把兩把盒子攪出來的時候，李世昌看着大家愉快地笑了。經過前後三年的鬥爭，這個殺人的反革命分子到底給人民逮住了。

翟克亭應該判什麼罪，李世昌應該受什麼獎，大家都好好想一想，說說自己的意見。